

秋走阳陂湖

临近深秋，我们走进免费开放的阳陂湖湿地。

这里是浙江富阳区的一处湿地，打造时间不算久，看宣传上说一期工程当地2020年花了7亿元建成。不过，这湖是个古湿地，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明初淹废。20世纪开发农田和鱼塘，兼做富春江内湖水利枢纽，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阳陂湖生态逐步退化。随着人们对建设富阳江北城市公园的呼声越来越高，2018年，经过多次论证和科学规划，富阳区提出对阳陂湖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将其打造成为生态自然、别有风味的城市文化湿地公园。

事前没有做什么功课，它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心里没有一点数。入口旁有个杂技游乐场，拉客的广播声特别大，走过一片饱满的高粱地，就算进了园子。很快就看到一片湖，像大的鱼塘。走着走着，湖面慢慢开阔，野性开始露出来。天空不时出现白色的水鸟，湖面有大鱼突然跳跃。湖埂上，芦苇里间或闪现几株黄色的美人蕉，更引人注目。

秋天中午时分，湖景微妙森森。只见远处一只黑天鹅，开始是一个黑影，慢慢变成一只黑鸟，向我们游来。不过十分钟，它就游到岸边。大家有点惊奇，纷纷拍照。它旁若无人地任由大家摆拍了半晌，见没有人给上什么礼物，也不懊恼。另外一只黑天鹅朝这边游来，它便悠悠迎了上去。我们有点不好意思，身上啥吃的也没带，无法喂食，这也好，目送它们骄傲游走。

我们继续走，拍照、说笑，路边有两个女士坐在长凳上聊天休息，我就凑了过去，搭讪起来。

“你们是当地人吗？”“是啊。你们哪里的？”“我们是北京来玩的。你们感觉咋样？”“挺好的，平时我们放假就过来休息休息。”“那祝你们玩得愉快。”“谢谢，祝你们玩得开心。”

来到一段暗红色的步道，只见一个高个子男子肩扛着一个小孩，飞快地行走，后边跟着一个女人，一看就是一家人在环湖锻炼。毕竟，在湖边行走，确实是个不错的活动场所。

这时，路边树种出现很大变化。乌桕树槭树柳树我认识，还有一种树长发披洒，一看是落羽杉，明显是外来景观树。在树的四周，还种了几种低矮的花卉和药材。靠湖的一侧，依然是芦苇婆娑，湖面秀丽。

湖区越来越大，我们应该走了它的大边。走着走着，路外侧出现了一片水稻，稻谷饱满，稻苗被压稍稍低头，估计是水稻研究基地。由于湖园子没有院墙，四周出现一些农村的房屋。远端的高楼林立，城乡一体接合明显。

一行人早已经走散，我落在最后，开始追赶前边的人。湖边的坡地上，大块景色越来越丰富。草色青青，绿树葱茏。间或还有现代房舍，应该是文旅项目。事后在网上看了设计视频，里头还真有不少当代文化理念内容。

一个岔路上，有两位工人给新种的花剪顶。“师傅，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给花打顶。”“你们种水稻吗？”“我们只给湿地管护花木。”“天这么热，辛苦啊。”“你懂的，新种的需要赶紧打顶，不然会死的。”

天气稍热，我不打算多问。穿过荷花池，快过一个拱桥时，终于赶上大部队。路旁绿草丛中闪出很多芙蓉花，粉红粉红的，吸引了我不少目光。我忍不住过去拍了不少照片。李建元兄手机高档，又为我拍了好几张帅照。这时路边游人越来越多，帐篷在草地上支着，很多小孩在玩耍，还有拍婚纱照的新人围着说笑，生活气息轻松浓郁。

陪同来的小孙在路边等着我们，我和她并行向湿地出口走着。小孙是个漂亮的姑娘，岁数不大，研究生毕业，在当地一家金融单位工作。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小孙，你有男朋友没有？”“学校谈过，分手了。”“现在有了吗？”“还没有。”“那你要多参加活动，早点交个朋友。”她默默地点头。我知道她喜爱文学，出过书，但是如今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易。我没有什么好方法提供参考，只好看身边美丽又寂寞的湖。突然之间，发现这个湖好像有点我熟悉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我说不上来。

回京后查材料，才找到了答案。原来，阳陂湖是在古湖的基础上慢慢扩大的。一期生态修复工程面积达到4372亩，湖体面积1670亩，设计了一“湖七园”的生态空间，一湖为阳陂东湖，七园分别为兼葭园、一岭花、花漫园、荷风园、鱼趣园、清莲园、稻香园，39座桥串联起各个景点。我们只是走马观花走了一个外侧。这湖结构有点类似北京的圆明园，一湖套着一湖。我说怎么有点小圆明园的痕迹。

当然，圆明园是皇家园林，这个园或者说湿地，地地道道是老百姓的园子。老百姓在里面欢愉着，这是重要的。

走出阳陂湖，想起闻名的富春江横穿富阳区，还有这湖景湿地滋养着富阳人，真忍不住要替他们高兴一番呢。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斗鼠记

陶诗秀

前几年在乡下生活，经常遭鼠害，不堪其扰，亲身体会了为什么鲁迅在笔下把老鼠计数为“四”，并不是因为鼠辈的体型大小，而是它们实在太厉害了，它们能够像狂马一样飞奔，像豺狼一样凶狠。

平日吃剩的饭菜，常遭鼠辈光顾，它们除了作践饭菜以外，有时还会留下几粒鼠屎或者一滩骚臭的鼠尿，讨厌至极；还将我食橱上的铁纱咬破，钻进橱内胡作非为。在农村生活，饲养几只母鸡下蛋是必须的，但我饲养的几只雏鸡也终于葬身鼠腹。

为了避鼠害，我把小雏鸡放在篮子里，再悬挂到屋梁上，其中一匹大鼠竟能飞檐走壁，从屋梁上钻进鸡篮里将雏鸡咬死。鼠辈们太嚣张了，弄得我灰头土脸，一筹莫展。

我不得不对鼠宣战，采用捕鼠的弹簧拍来捕鼠，先在捕鼠拍的挂钩上，装一罐炒熟的香喷喷花生米当诱饵，将捕鼠拍放在墙角鼠辈们

出入之处，可是往往只打了几四中小型的老鼠，始终没有打到那匹危害极大的大老鼠。

发现它经常光顾我的吊篮后，于是将捕鼠拍放在篮子里并吊到屋梁上，可是那匹大鼠鼠就是不上钩。据说，老鼠鼻子的嗅觉很灵敏，它会闻到捕鼠拍上留下死鼠尸体的味道，就会趋吉避凶不会上当。

于是我再想办法，先将捕鼠拍用开水烫，去掉遗留的味道，晒干装上诱饵后放入吊篮中，上面再铺满玉米麸皮，只留诱饵和弹簧，这次竟然得手了。晚上看到那匹大鼠鼠，从屋梁上爬进了吊篮里，不久就听到“啪”一声响，捕鼠拍从悬挂的吊篮里掉落下来，还连带着那匹大鼠鼠。原来那匹凶猛的大老鼠已经被夹住了头，足足有半斤重，带着捕鼠拍还在暴跳，已经受了重伤仍在挣扎，但只蹬了几爪子，不久便不动了。

鼠害消除，正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安祥，



漫山秋
李海波
摄

◇信笔扬尘

雪湖秋赋

孙可

贡藕，九孔十三丝，为雪湖之瑰宝也。

雪湖、学湖、南湖，三湖相连，水天一色。湖光澈滢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伫立湖畔，远眺皖山，峰峦叠嶂，云雾缭绕，如诗如画。天柱峰高，雪湖水长，山水相依，共谱秋日华章。

秋日之雪湖，如画卷徐展。湖面波光粼粼，倒映蓝天白云，如明镜。湖边柳树，垂丝绿万千，随风轻摇，如少女长发。湖中荷花，虽过盛季，仍挺立，显现顽强生命力。

湖中鱼儿，跃水激涟漪。湖边芦苇，摇曳沙沙响。湖中小舟，划过留水痕。湖中水鸟，翔栖鸣静，增雪湖生机。

秋日之雪湖，如诗篇吟唱。湖边枫叶，红似火，如晚霞。湖边秋花，黄似金，如星辰。湖边松柏，绿似玉，如青春。

湖边游人，行坐歌吟笑语，享秋日宁静美好。

菊花的智慧（外一篇）

任崇喜

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菊花盛开，开着自己的花朵，挽留了秋日最后的繁华。

不是昙花一现。

风过林梢，落叶纷飞。霜降过去，落叶藏匿。一朵开在深秋的花朵，在此后寂寥日子里，让我们渐渐冰封的思绪，得以慰藉鲜活，得以释放活力，得以逸兴勃发。

距离春天，还有不短的距离。

此后，即便恶风肆虐、刀剑相逼，和着雪花下酒，酒杯里，还是菊花不屈的影子。

菊是秋天的灵魂

青要山上，掌管霜雪的青女，携着寂静的寒气，手抚七弦琴，弹奏秋之终章。

琴音飞扬，飘飘洒洒，让霜白爬上树梢，爬上瓦檐，爬上草顶。天地之间，凝华一片，清冷浓烈，寂寥苍凉。

草木开始收拢葱茏之伞，收敛静谧幽远的清香，冷眼旁观，看秋天盛大的繁华王朝，预备黯然谢幕。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唯有菊花，

过没几天，忽然听到食橱内响声大作，糟糕，肯定又是一匹不速之客光临了。几天来它一直盘踞在食橱作威作福，投鼠忌器，我又没法在食橱内对它开战，往往是刚刚打开橱门的一瞬间，一匹肥壮的硕鼠便飞蹿而出，疾速不见了。

这匹硕鼠的个头不逊于之前那一匹，而且就是喜欢躲进食橱，我又束手无策了。有一次它又钻进食橱，我实在无计可施，就在外面用一根厚厚的竹尺大敲特敲，虚张声势；奇怪的是，里面不再翻腾了，一片静默，我慢慢打开一扇橱门，它没有立刻蹿出，看到它在里面小心走动，用它的尖鼻子到处嗅以寻找出口。

正当它将尖鼻放在两只酱醋瓶子之间的缝隙，向外伸出时，我立即用尺条的侧面向两瓶之间轻轻打去；只打了一下，便准确无误地打中它的鼻尖，它被打晕了立刻躺倒，我又一次斗鼠获胜。

其实鼠辈们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跟人类一样，是自然生态中的一员。《诗经》就有描述“硕鼠硕鼠，无食吾黍”的句子，说明几千年前，鼠辈就与人类共存。

为了避开鼠害，我放弃了食橱不用，家中不存食物，经常打扫保持清洁，来一个坚壁清野。鼠辈们无利可图，也不再来骚扰，从此我们相安无事。

山水诗札（组诗）

孙大顺

西津渡

此刻，只有柳树与晨光守着渡口
潜水平缓，托起两岸的鸟鸣
不至于沉入水底
昨晚，渡船被银河借上天空
现在，它正航行在一本翻开的新书里

秋风像一个邮差，大地上新到的色彩
都在它微微下陷的邮包里
吴塘堰在不远处招手，我曾用一个外乡人的
口音与节奏与它交谈。抬头望去
天柱峰还在熟悉的高度等候

在图书馆，我们内心的河流
泥沙俱下。诗歌与回忆并不管控
倒流的河水。波澜不惊
西津渡站在朗读之外，替我们迎接
消失的年代。那时，我们年轻、俊朗
喜欢与月光一起游向对岸

红杉林

水给红杉林让路，也给皖南留白
晚秋搬空大地的颜色
北风还没套上白色的袍子
像一群修行的隐士
它们把时间的光影借给了谁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重

一直站在那里，静穆，精致，汹涌
生命的韧性赋予红杉林
古老而斑斓的内涵。我也站在那里
相隔的距离，干净而恍惚
仿佛我们来自不同的空间
既不说话，也不点头

起风了，我的诗行
跟着红杉林动了一下。我们脉息相通
如果转身，我将变成故人
红杉林被传说谱成歌谣
凝望与对视，羽化成珍贵的礼物

我们相互惦念，相惜
从此放弃隐喻，再也不用替身
需要走很远的路，为季节送信
我们是滴着露水的故交
用美好的消亡，纪念最初的一日

山村公路

公路围绕着山攀缘
有一段曾尝试进入山的内部
仿佛要把山镂空，但公路
不能为一座空山命名

山村才是公路的心脏
狗吠、鸡飞，鸭子摇晃着
走向低处的小溪。炊烟飞向天空
在不见的地方，双手合十
山就像一个巨人
早晚要被人间的秘密压垮

树向公路招手，乘着汽车的公路
在我们胸膛奔驰，山村与公路
不远离，不聚拢，永恒的耐心是个谜
那些把一粒粒阳光，捡起来的人
在方言里留守，在地名里老去

钓鱼台水库

我来的时候，钓鱼台午休未醒
麦子卷起衣袖，收起锋芒
露出金色腰肢。一座崭新的吊桥
愿意把我们送到小岛
去分享水库迷人的身世

二郎河、凉亭河，不知名的山泉、小溪
一定是从春天出发，都是靠爱与清澈流淌
握着水珠大小的拳头，往这里汇集
一定有一道耀眼的蓝，放弃页码
陪着它们走向闪闪发亮的钓鱼台

古寺里的梵音将歇，菩萨坐在水面洗手
一只船在洗脸，云朵走不动了
蹲在水纳里。一片弯腰的青竹
在洗自己的影子。永站在新修的护坡上
和石头一起踮起脚尖
忘了用小小镜头，把这一切偷走

